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成志文集 赖昭瑞编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5

(中山大学杰出人文学者文库)
陈序经文集卷之五 陈序经

I ①杨... II ①赖... III ①杨成志—文集 ②人类学—文集 ③民族学—文集 IV ①B912.5②B9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 045687号

责任编辑	葛洪
装帧设计	方楚娟
责任校对	宗隐
责任技编	黄少伟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编辑部电话(020)85212233 85212234 发行部电话(020)85212235 85212236
地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13号
邮编	510275
传真	(020)85212235
印刷者	广东南海系列印刷公司
经销者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规格	787mm×1092mm 1/32 印张 10.5 千字
版次	2005年 6月第 1版
印次	2005年 6月第 1次印刷
定价	1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

“中山大学杰出人文学者文库”总序

黄达人

在中山大学建校八十周年之际，“中山大学杰出人文学者文库”出版了。将我校已故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已发表和未发表的著作结集出版，这是我们对先贤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作为后学的责任。

中山大学八十年的光荣历史，是广大师生追求真理与光明，参与社会变革，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是历代学人引进、创新、传播现代科学和文明的历史；是杰出学人辈出、人才培养繁盛、教学科研精进日新的历史。在中山大学的发展史上，镶嵌着一代又一代著名学人的名字，陈寅恪等一批人文大师以他们在文、史、哲等各领域的宏大建树，奠定了中山大学人文学科的学术传统，也奠定了中山大学作为中国名校的地位。

在为学上，他们不计名利得失，视学术为天下公器，以学贯中西的远见卓识不遗余力地吸收新知识、新观点，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在为人上，他们不侮食于自矜，不曲学以阿世，忠于良知，敢于坚持。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陈寅恪先生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精神的闪光。

他们的精神随着他们的著作在世间不息地流传，随着时间的流逝，披沙见金，更见珍贵。

文库中所收的著作，在学术上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时间已经证明，它们是薪火承传的中国文化的座座丰碑。这些著作中所体现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乃至学术规范，更是后学者得窥学术门径、走上学术道路的指南之针。

在这些著作的字里行间，透露着著作者鲜明的学术个性，

同时又有着几乎完全相同的共性，就是它们无不体现了一种一以贯之的精神：对学术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对人生永不放弃的勇气。

这种一以贯之的精神，为中山大学营造了良好的学风，丰富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学术传统，积聚成我们这所大学珍贵的精神财富，给我们这些后学者以无尽的精神力量。

因陈寅恪先生的文集早前已出版多种，尊重陈先生女公子的意见，本文库没有编入陈寅恪文集。但我校蔡鸿生教授新近出版了《仰望陈寅恪》一书以及中山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陈寅恪诗词笺证》一书，可以弥补这一遗憾。

中山大学的理科和医科同样是大师云集、群星灿烂，理科和医科的杰出学者文库也将在适当的时候出版。

我深信，这次出版的“中山大学杰出人文学者文库”，必可嘉惠学林，裨益后世。

是为序。

二〇〇四年八月十八日于康乐园

杨成志自述(代前言)

1919年 缘月 1日在广东海丰县汕尾镇盐町头的贫农海员家庭出生。乳名浩,字有竟。幼进“子曰馆”三年,背念《三字经》、《千字文》、成语考和“四书”等。12岁随先父扒船到广州,扩大见识,增长思维。汕尾高小毕业后,15岁考进县城外五坡岭(文天祥驻兵古迹)海丰中学,时值“五四”,高班同学彭湃领导全县学界进行反日寇、反卖国贼的宣传,抵制日货,同时组织农民运动,开辟海丰红色政权“小莫斯科”。后又在广州创设农民讲习所,一生为中国共产党立下不朽的功勋。

1929年,我考进英国教会的佛山华英中学学习,1源年,打下中英文和数理化的初步基础。1930年春直升入美国教会私立岭南大学文科历史系,半读半教(在附中教历史,在附属华侨学校教中文)捱过 1源年 勤劳奋斗生活。1930年至 1931年是国共合作、反帝反封建大革命时代。南大受时局影响,员生中有的任政府青年部长,有从事“三大政策”的英译能手,也有参加学生运动的左派。在“六二三”沙基惨案中,南大师生周、区两人与黄埔军校 缘位烈士同遭沙面英帝机关枪扫杀,全市同胞皆同仇敌忾声援南大员生,扶着两个烈士棺材哀悼巡行,向政府请愿收回沙面租界。队伍返校立刻驱逐英帝牧师白士德监督,将其赶出校门。后学校还出版《宁死》专刊,收回美教会教育主权,公布钟荣光为校长,大力支援省港大罢工运动。此时我任《南大青年》、《南大思潮》和《南风》主编,又在《国民新闻》的《倾盖》周刊发表《讽刺与幽默》短文。

1931年孙中山最后离开广州北上前,在南大演讲“青年当立大志”,我速记其全文登在《南大青年》上。同年又在何香凝为所长的妇女讲习所兼讲“新闻学”课程。

1931年出版《毋忘台湾》(郭沫若作序言,甘乃光题封面书名)

小册子,鼓吹早日收回,1945年被日本侵占的祖国神圣领土台湾。

1946年至1948年,离开南大,到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工作,在傅斯年、顾颉刚等领导主持下提倡“到民间去”,开展民俗学与民族学调查研究活动,出版《西南民族研究专号》、《民间文艺》、《民俗周刊》,组织中国民俗学会,开办民俗学讲习班和民俗文物陈列室。我译的英国班尔尼斯女士专著《民俗学问题》出版。

1948年夏至1950年,中央研究院与中山大学合派俄人史禄国教授夫妇、容肇祖和我三人赴云南调查民族情况,经海防、河内到昆明,一个月后他们猿人返粤,我自告奋勇,负起调研职责。先在昆明访问当地学者名流、专家教授对民族情况的认识,查阅云南古文献、地方志对古今民族社会历史的综合记载。同时登门会见英、美牧师和法、意神父等,了解他们在滇、川、黔传布基督教和天主教概况和英、法文主要专著。我最后选定金沙江沿岸大小凉山彝族地区为重点调查对象,探索其社会组织、奴隶制度、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和语言文字。同时对金沙江沿岸的青苗、花苗、夷人,昆明四乡的夷、僂、撒尼族,子君、河口的红瑶、安南(越南)人、傣等族也直接观察了其生活状况。留滇川两年写成了《云南民族调查报告》、《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曲》(一百三十部)、《罗罗太上清净消灾经对译》等廿余种著述。

1950年中大派我赴法国留学进修,在巴黎人类学院两年,取得人类科学毕业文凭,翌年接受巴黎大学民族学博士学位。

1951年,我参加了国际人类民族科学协会会议,宣读法文论文,论文被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的《人类》杂志译成英文发表。源年间,我在大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博览专书半年,寒暑假前后猿次环游德国联邦各首府,参观博物馆,访问大学人类学系和研究所。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曾参观大学人类学系和非洲刚果殖民地博物馆。在罗马一个月游览名胜古迹,了解教皇城梵蒂冈的民族博物院收藏的全世界各国民族文物并观摩其展览,知悉意大利大学人类学系和研究所也是欧洲有名的教研机构。归国途经苏联莫斯科逗留一周,游观红场列宁墓和历史、革命、列宁、人类、民族、反宗教等博物馆与中山大学原校址。苏联的革命创建和其制度,使我钦佩,并得到深刻印象。

1948年冬复任中山大学教职,当时校内设 愿个学院和研究院,分设文科、教育和农科 猿个研究所,专门培养研究生。我任研究院秘书长、文研所和人类学部主任。

1949年日寇南侵、广州沦陷前夕,我率领 愿多个学生仓促乘船经广西梧州转赴桂林,安排数人暂任桂岭师资训练所教员。紧迫转赴云南激江府中大迁出的新校址,复教文学院专业课程兼研究院原职,艰辛奋斗捱了年余。1950年中大奉教育部和广东省府命令迁回粤北坪石为校址,师生教学和生活与在激江时同样艰辛。两年间除讲课外,我写作了《人类科学论集》、《广东人民和文化》两本专著,译述了美国人类学导师鲍亚士的《人类学与近代生活》均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其后,我曾返乡汕尾,调查研究新石器时代石陶文物千余件,并运回坪石研究院文研所。

1951年冬,教育部通知北大、清华、南京、武汉、西北、同济、交通、湖南和中山等 愿所国立大学,各科派资历合格教授一人赴美国访问或进修。我代表中大以考察人类科学、黑人、印第安人和华侨为对象获选成行。在华盛顿逗留 猿个月,访问民族学研究院,参观国立人类学博物馆,谒见专家教授,参加人类民族科学座谈会,访问黑人大学和华侨团体,在建筑宏敞、设备完善的国会图书馆阅读专书并参观其中国书库中蕴藏丰富的中文书籍、珍贵文献和档案资料。

在纽约,我以纽约自然博物院人类学部为调研重点,参加了人类学界座谈会,访问了大学人类民族科学的教研人员,注意了人类学界主办的各种性质的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语言、考古、民俗、社会、心理、地理学专刊。在纽约语文学会,报告了“中国语文概况”。在唐人埠访问了侨胞状况,还参观了黑人聚居区,考察了在白人种族主义歧视压迫下黑人成为二等公民的因果。

我在 猿种杂志发表关于“中国书法”、“台湾人民”和“广西的兄弟民族” 猿篇论文后,离开纽约到波士顿参观哈佛和耶鲁大学,到芝加哥访问自然博物院人类学部。我用一月时间调查新墨西哥州的印第安人保留区,对披屋波鲁村寨(孛孛孛)、猎伐户(孛孛孛)、祖尼(孛孛孛)与和平 源个部族获得直观概况。该州首府

日报报道我的考察感想说：“中国人类学家对美国的种族歧视提出严厉批判……”

1956年日帝投降后,我返回广州,复任中大原职,培训研究生,开办人类学系,组织中国民族学会西南分会,并出版《民族学刊》(周刊,共76期)。1958年入南方革命大学学习1个月,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获得初步认识。冬季到首都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编辑《中国少数民族区域略图》(即《中国少数民族分布简图》初稿)、《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简表》、《中国少数民族旧有政制概况》。在此期间参加了中央中南访问团,任第一分团广西联络组组长,访问了苗、瑶、侗、壮聚居区,编印了《东兰、百色和平果等县民族概况》小册子。

1959年至1960年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兼文物室主任。1960年间,在民族调研和编纂方面做了以下工作:依据文献和考察写成《粤桂僮民情况调查报告》向民委会报告,确定其是否少数民族;率领由来自中央、中南、广东的15多位同志组成的广东潮汕畲民调研组进行工作,把分散各山区而人口稀少的畲民情况向民委会汇报,认定其为少数民族。

1960年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少数民族文物工艺展,同年10月在民院举办台湾高山族文物图片展览,在《光明日报》发表《高山族物质文化成就》一文。1960年配合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科学座谈会在西苑旅舍举办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展览。1960年,我响应号召任“中国民族博物馆十二年远景规划”召集人和起稿执笔人。1960年至1964年先后数次到广西大瑶山调查,主编《大瑶山社会历史调查报告》共10册(约百万字),同时多次参加《瑶族简史简志》修改工作。

1960年,在广西宁明县发现壮族古代花山崖壁画和新石器时代磨光石斧与铜斧等古物,在南宁广西政协汇报,引起当地人士关注。1960年,专家局邀请我在友谊宾馆向苏联百余位专家两次(缘月10日和11日)作关于南方苗、瑶、黎、傣、彝、壮远个民族概况的报告,由苏联专家译成俄语在苏联民族学刊发表。

1960年10月在南宁完成《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广西资料汇编》,分3册:《太平天国在广西》、《太平天国革命广西人物志》和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各族人民反清斗争》(共约百万字),底稿存放在广西民族研究所。

1956年在北京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学术讲座上作《我国民俗学运动概况》讲话。1956年至1958年间先后到广西武鸣县壮族双桥乡、都安瑶族自治县七百弄、下砌与文华各区乡调研,分印出源中调查报告。

1959年至1966年“文革”期间,在本院和湖北沙洋曾受折磨,我仅仅写过《六连歌》和《王阳明是兄弟民族的刽子手》两文。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至1980年文教科出现新局面。我积极参加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人类学会、中国民族学会、中国社会学会、百越史研究会、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等组织的活动,任理事或顾问。1980年完成《国际人类民族科学的发展和动态》(猿万字),1981年1月18日中国人类学会在上海举行第二届大会时作简要报告,12月18日在北京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大会上作《民俗学的起源、发展和动态》的学术报告,12月18日至21日在中央民院举办民俗学和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讲习班,作《民俗学的内容和分类》的报告,12月发表《民俗与传统舞蹈散谈》。

除上述各种著作外,我尚在国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例如:在巴黎《人类学评论》杂志(1981年)发表《批评中国云南三大种族》;在伦敦举行的第一届国际人类民族科学大会上,我用法文宣读《罗罗语言文字与经典》(1981年),英国的《人类》(1981)杂志译成英文在该刊发表,日内瓦的《东方与西方》(1981)杂志把该文分源期连续刊登(1981年);德国的《种族学志》(1981)杂志聘我为中国编撰员,并发表了《罗罗族起源及其性格》(1981年);在维也纳的《人类志》(1981)发表《忘掉记载的罗罗文明》(1981年)。

1981年至1983年的3年间,我发表了关于罗罗族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等10多种著述,蔡元培专题书名为《云南罗罗族论丛》。

黄文山的《民族学与中国民族研究》(《民族研究集刊》1981年第1期)提出:“国内研究罗罗专家以杨氏为巨子……他用法文著《罗罗族文字与经典》,有法国巴黎大学中国史学教授马氏伯乐(1981)序言,是罗罗文字与经典的重要著作,在国际民族史研

究上当占一席。”

新纂《云南通志》(卷七十,方言考五爨文,1935年)载言:“……粤人杨成志衔中山大学使命曾只身入大凉山,倩罗罗祭师所谓毕摩者教以罗罗语言授以罗罗经典,半年间竟能了解其俗习礼制,乃以中西文互译其经咒、歌谣一百三十部经典……杨氏亦伟也哉,昔汉之世,白狼王唐菟献乐歌三章,梁国朱黼命椽使田恭译而进之于朝,此后白狼乃_逐_逐向化,遂开今日之丽江。今杨氏所译罗罗经雅有音节可诵,此亦白狼槃木三章之响响也。”

王文宝的《民俗学家简介》(《榕树文学》丛刊,1986年)对我的介绍是:

“……自1949—1950年历岭南大学、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学院教职,从事人类、民族和民俗学的教研工作……对我国和世界历史文献造诣很深;并掌握英、法、德等国语文,还懂彝文。他不但是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而且又是民俗学家……”。

白鸟芳郎(日本上智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教授和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研究员,78岁),去年(1985)怨月偕同民俗学家君岛久子(女,78岁)访问中央民院座谈民族学问题。他是研究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专家,曾发表了几篇有关瑶族的论文。他知道我在1940年代的《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和《粤北乳源瑶人调查报告》及其他著述,说我是中国民族学研究长辈,交谈甚欢。

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教授谢剑曾1962次赴云南昆明调查撒尼族,发表了中英文报告,他说我在半世纪以前调查过昆明四乡的夷人、撒尼、僰人和子君等的社会、语文、宗教、风俗工作,是他的向导。最近他对南方兄弟民族的广阔学田致力开掘活动,自会取得成果。

1981年来我发表了有关人类、民族、民俗、语文、考古和博物馆各学科的论文约近1000篇,共约100多万字。

1981年 员月田晓岫记录整理。采自《世纪学人自述》,第102—103页,十月文艺出版社,1981年 员月,北京。

人类学

民族学

中国西南民族中的罗罗族*

一、导 论

西南民族这个名词,从我们的眼光看来,说他是一种旧的学问固可,说他是一种新的科学亦无不可。何以故呢?在两千年前我国惟一的历史学大导师司马迁氏曾写过《西南夷列传》,留给历代史学家描写此问题的惟一根据。明代杨升庵(或疑倪辂)手编《南诏野史》,西南民族的史料得垂不灭而益彰。这便是旧的答案。然而时过境迁,前人的记述,未必能适合于今人的需要。若站在今日人类学、民族学或民族志的根本条件来说,我们可大胆说一句:凡从前关于我国的西南民族的记载,实找不出一部满足人意的,除了历史方面以外。因此,若我们想把这广阔荒芜的西南民族园地着手开垦时,非实地做一番勘订的、比较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断不能成为一种新科学的贡献。

所谓西南民族,即俗称为“南蛮”,或“苗族”,或“苗蛮”,或“蛮夷”的总代名称。在地理上,凡现在粤的瑶(猺)、黎;桂的瑶、僮(獯)、黔的苗、仲(狃);湘的苗,滇的罗罗和摆夷;川的罗罗和西番,康藏的西番;安南、缅甸和暹罗的歹人或掸人……,都是他们的遗裔。在历史上,凡三代的“三苗”或“有苗”;商周的“百濮”;春秋战国的“南蛮”;秦汉的“西南夷”;后汉和三国的“南蛮”;六朝的“爨”和“僂”;唐的“南诏”和“吐蕃”;宋的“大理国”和“西南蕃”;元的“罗罗蛮”;明的“乌蛮”;前清和民国的“苗、瑶、黎、洞、罗罗”等:

* 这是我在巴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的一篇演说词,或说做读书报告更较妥当。当时因解释一切图表曾费了两小时之久,兹删繁就简,仅录其概,始成此篇文章,敬献于我的同好,起来注意此待研究的问题!

俱是他们的王朝或部族的名称。我们无需在此下甚么详细的解释。我们须知道研究这半开化的或未开化的山居民族,不特有关于人类的原始文化,即中华民族的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趋势,与夫中国古代社会的留痕,亦可藉此求得事实的旁证与变迁的因果。

西南民族的分布既广,人口不下千万,要把其外缘与内含说个清楚,实非易事。只就其较重要而更原始的部族,我自己曾亲身调查过和外国人也极注意的罗罗族来做我的论题罢。

罗罗族的分布地带颇广。凡贵州、云南、四川和安南的东京都发见其异地殊名的同族。其大本营则为川滇交界,沿金沙江西岸的大凉山(或称巴布凉山,延袤蒺边、马边、宜宾、屏山、越嶲、西昌、昭觉、会理诸县)因高山的阻碍,险水的间隔和种族成见的仇视,当地汉人称此种未开化的山民为“蛮子”,或比较客气一点为“黑夷”或“夷教”。他们素性强悍,生活简单,除牧猎或初期农业外,最使他们兴奋去干的便是下坡去抢杀居于江边的汉民;而汉人也莫如彼何。所以他们叫汉人为“汉奴”。因此,丹徒曾两次想入大凉山探险而被阻折回(见《中国西部旅行记》,魏翰著,商务印书馆,1934年)。刁作谦曾考察云南,曾印行《云南部族分布图》,称大凉山为独立罗罗国(附《滇黔边区民族志》),留下一副空缺未知的地名(见《云南——印度与扬子江的连接界》,再社,1934年)。虽以上两位英国人不能达到他们探险的目的,然而继续有数位法国人按图索骥,曾到过此地,从事短时间的考察。乌伦司令(《悦报》)与粤人(《建昌与罗罗》)《到云南和金河的大山岭去》(《粤报》)这三本书已多多少少把大凉山的秘密打开了。作者适逢其会,并曾于1935年亲到巴布凉山调查过(参看拙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从西南民族说到独立罗罗及其他》)。这虽是一种尝试的工作,然极想将来再从事于规模较大和组织较完备的大凉山考察队,希望把整个的罗罗真面目全盘托出来。

苑 ₀ 黑蒲	苑 ₀ 牙泥	苑 ₀ 赧泥	愿 ₀ 和泥
愿 ₀ 戡泥	愿 ₀ 户比	愿 ₀ 户美	愿 ₀ 戡比
愿 ₀ 路泥	愿 ₀ 鞋黑	愿 ₀ 捕拖	愿 ₀ 戡喇
愿 ₀ 摩苏	愿 ₀ 鞋苏	愿 ₀ 山苏	愿 ₀ 戡苏
愿 ₀ 粒卡	愿 ₀ 乌泥	愿 ₀ 黑濮援	愿 ₀ 落

上头所列汉人对罗罗的称呼竟至九十多个名号,可谓多且繁矣!然而罗罗自己称自己又是怎么样的?此问题也应提及的。据蕴₀的调查结果,就各地罗罗已称的名号列如下:

员 ₀ 彝 ₀ 彝 ₀ 彝 ₀	圆 ₀ 远 ₀ 彝 ₀ 彝 ₀	猿 ₀ 彝 ₀ 彝 ₀ 彝 ₀
源 ₀ 彝 ₀ 彝 ₀ 彝 ₀	缘 ₀ 彝 ₀ 彝 ₀ 彝 ₀	远 ₀ 彝 ₀ 彝 ₀ 彝 ₀
苑 ₀ 彝 ₀ 彝 ₀ 彝 ₀	愿 ₀ 彝 ₀ 彝 ₀ 彝 ₀	怨 ₀ 彝 ₀ 彝 ₀ 彝 ₀
员 ₀ 远 ₀ 彝 ₀ 彝 ₀	员 ₀ 远 ₀ 彝 ₀ 彝 ₀	员 ₀ 远 ₀ 彝 ₀ 彝 ₀
员 ₀ 远 ₀ 彝 ₀ 彝 ₀	员 ₀ 远 ₀ 彝 ₀ 彝 ₀	员 ₀ 远 ₀ 彝 ₀ 彝 ₀
员 ₀ 远 ₀ 彝 ₀ 彝 ₀	员 ₀ 远 ₀ 彝 ₀ 彝 ₀	员 ₀ 远 ₀ 彝 ₀ 彝 ₀

除蕴₀发现这十八个罗罗部族的不同已称外,韵₀在《中国的非中国人民语言》书中也曾叙及下列十二个各罗罗部族的不同已称:

员 ₀ 彝 ₀ 彝 ₀	圆 ₀ 远 ₀ 彝 ₀	猿 ₀ 彝 ₀ 彝 ₀ 彝 ₀	源 ₀ 彝 ₀ 彝 ₀
缘 ₀ 彝 ₀ 彝 ₀	远 ₀ 彝 ₀ 彝 ₀ 彝 ₀	苑 ₀ 彝 ₀ 彝 ₀	愿 ₀ 彝 ₀ 彝 ₀ 彝 ₀
怨 ₀ 彝 ₀ 彝 ₀	员 ₀ 远 ₀ 彝 ₀	员 ₀ 远 ₀ 彝 ₀ 彝 ₀	员 ₀ 远 ₀ 彝 ₀ 彝 ₀

此外如灾₀和悦₀也找出许多不同的罗罗已称,无需多赘。最要紧的,我们还要彻底明白罗罗的汉称及其已称是多方面的,是随地殊异的便够了。

像上列的随地异名的族称这样多,其最容易使人坠入五里雾中,莫明其原来是同种的,这无怪从前闭门著书的《云南通志》编者,在《南蛮志》(卷一百七十二至一百九十)记载云南土人共有一百四十一种的!但我们要问同一部族而至九十多殊名的汉称,

和四十个他们不同的己称,究竟什么原因呢?就我看来约有五端:

第一,交通阻隔——他们俱住高山崇岭,为自然所限制,罕少与外界接触,故他们自己逐渐成为桃花源里的洞人,而外人亦无从问津了。

第二,语言递变——无论何种语言受时间与空间的影响或支配,自然会改变其质量的。以纯粹的巴布凉山“蛮子”语和受汉化最深的昆明东乡的散民语相比较,其悬殊深令人惊异,因语调和声音的迥异,遂致化成派别了。

第三,惯俗殊异——惯俗也受着环境的影响而转移的,有时坚固的保守,有时急进的革变,有时折衷的迎拒,确是令人难以推测的。例如就衣、食、住、行四种日常生活来说,就我在云南考察眼所见的罗罗族,真有“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之慨。

第四,汉人观察点的错误——汉人对罗罗的心理具两种成见,前者为鄙视,所以川滇人士常骂不懂道理的人为“苗子”或“罗罗”;后者为揣测,所以就他们眼所见的,凡衣服不同,语音差别,间隔远近和生活文野的现象,即定以不同的名称。这不特普通人如是,即闭门造车的士大夫阶级往往执笔著书,也无不本其“捕风捉影”或“画蛇添足”的能事来绘写其个人的管见所及。别的不言,就《古滇土人图志》(作者董贯一先生,为滇省惟一能留心土俗学的艺术家)和《黔苗图说》(我在安南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看过,曾由悦翔君译成中文,题为《云南苗族图志》)这两本著名的书画看来,他们根据为殊族异种的,着眼处便是土人的衣服不同,这确可代表汉人的观察能力了。

最末,土人的心理状态——土人的心理特征,就美国人类学导师 云梯早月教授研究的结果,具三种趋向:①为缺乏思想的根源;②为缺乏观察的能力;③为缺乏推理的作用(见 蔡藻译,《寒列》,商务印书馆,1935)。法国著名的哲学的民族学家 葛兹尼月教授对于原始人心理的研究,也曾提出三种具体的现象:如①原始人混乱我们所能分别的事物;②反过来说,原始人能分别我们混乱的事物;③原始人只见事物的原因或我们未曾幻想去推求的事物(见 葛兹尼月译,《寒列》,商务印书馆,1935)。

竟因固真(里)而(里)。在这几种心理状态下,当汉人给罗罗的任何名称时,他们不特不穷究此名称之所以然,且往往安然承认。叫他们做“猓猓”或“猓猓”(加上“犛”字原是狗类)固可,因囚首垢面而叫他们做“黑夷”亦自居而不辞,因强悍粗暴叫他们做“蛮子”也是和气相应的。其中也有不喜汉人叫他们为“猓猓”而要称为“夷人”的;不许人叫他们为“蛮子”而要称为“黑夷”的。然而毕竟为着某种原因,他们既无法自解,也不能找出别个善意的名称来代替。所以罗罗的别名便日见其多了。

究竟罗罗的名由何而起,也值得我们说及的。《南诏野史》与《滇海虞衡志》谓“故称鹿卢,讹为猓猓”。~~又~~谓罗罗本北方人种,中国人称为“~~猓猓~~”,然西南方中国人对“蕴”与“晕”的发音不甚分别,例如“南,拿,能”等字,有鼻音或无鼻音,在西南人简直不一定,所以又换“~~猓猓~~”作“~~猓猓~~”(罗罗)。~~月~~又疑“~~猓猓~~”两字音是从“~~猓猓~~”转变而来。~~悦~~谓罗罗两字的由来,实因他们崇拜用竹编成的小箩箩,认为他们的祖先的灵魂寄托而得名。~~月~~等谓罗罗两字简直是中国人侮辱别族的名称。如此种种各具有其产生的原因存在,我们若把上头的九十多个汉人对罗罗的同族异称,和四十个罗罗族的己称,再加比较,便觉此问题更加繁复了!

三、罗罗由来的问题

既明瞭了罗罗名称的繁复及其产生繁复的原因,现在更提出兴味越浓而解决越难的由来问题做我们研究的第二步骤。本来,这个问题的解决是要完全根据生理的、文化的和语言的三种原素,利用人类学、生物学、考古学、语音学的四种方法,要下过严格的切实的分析与综合才能得到有条理有系统的结果。否则,若凭一人的见闻,或藉一事的旁证,就贸然下其结论者,我以为这虽或侥幸而得完全不致落空,然至少非至形成中空外直的一种暂时学说或假定的推论不止的。

要知中外学人对罗罗由来的意见怎么样,聊分成十种学说分

述之：

第一，爨蛮说——《南诏野史》曰：獠猓，爨蛮卢鹿之裔，獠猓其讹音也。《滇海虞衡志·志蛮章》曰：“……故号卢鹿蛮，讹为獠猓，一曰罗罗。今罗罗之种类亦颇繁矣。”盖爨氏为楚令尹子文的遗裔，辗转入滇（《见大爨碑》），蜀汉时已列大姓之一，其后屡立战功，势益强大，爨松子保子等俱袭太守。爨龙颜仕宋为龙骧将军，曾削平蛮寇，兼领刺史，权势甚重。南北朝时，爨瓚乘机窥牂牁、兴古等郡。唐高祖时，爨宏达为昆明刺史。当时爨氏所属，东西二千里，统辖三十余部落（见《隋书·史万岁传》），其人民则称爨。从其古长的姓氏（见《滇系》），有东爨和西爨的分别。迨后相传则称为爨蛮。至罗罗之名，或许起自元代忽必烈亲征云南罗罗蛮，平之，置“罗罗斯”的官职以统辖之（见《元史》）。因时代之不同，而族名便改变了。

第二，土著说——有史以前，云南全为濮夷所据。是说虽难稽考，然可证明必有其事。由《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所述的夜郎、靡莫、滇、邛都、笮、昆明、徙、笮，冉駹、白马……等部落看来，便可明瞭云南的土族在楚庄跻未王滇以前，已先汉人而占其地了。

第三，西来说——中国人种西来论，谁也知道倡自拉克伯里（Julien Paulsen）所著的《中国太古文明西元论》（China's Origin of Civilization）及《中国人以前的中国语言》（Pre-Chinese Languages）两书为创举。后来，对于西南民族的语音学大有贡献，曾编《歹，越，法字典》，《苗法字典》，《法依汉字典》等书的沙敏那（Saminna）神父，深受拉克伯里的影响，主张今日的西南民族（罗罗当然其中之一族）是从巴比伦来的。他在他所著的《苗族史论》（History of the Miao）里头附上一张苗族由来的路径地图，分为两大时期以说明之：首先，他们起自幼发拉底（Tigris）与底格里斯（Euphrates）两河间（两河间），东行经波斯、阿富汗，转北向经帕米尔高原直北而上经西北利亚，南下而直跨外内蒙古的大戈壁，是为史前时期，继续由大戈壁再南下入中国本部的甘肃、陕西而至河南，再由河南分东西两道南趋，东道缘鄂东经江西、湖南、广西而入贵州，西道缘鄂西与川东至贵州和桂北，与东道连接，同入川